



老屋

■ 王仁菊

清明回去,去了一趟老屋,老屋只剩下旧磨房、一个旧风车、一棵樱桃树和七座孤坟。

人走了,房子好像也迅速失去了生命力,磨房的门半截埋在淤泥里,猫着身子也很难挤进去,愈发显得矮小。风车早没了扇页和绞手,像去了内脏的动物标本,失魂落魄又轮廓分明。樱桃树和我差不多的年纪,有水桶粗了,枝繁叶茂,树上密密的挂了果,黄豆大小的果子青绿油亮。

磨房后的老水井被淤泥覆为平地,连井盖也埋了进去,借着其北侧吐露的那丛菖蒲才能勉强找到位置。印象里,老水井从未干涸过,汩汩的泉水从地底涌出,漫过井沿溢得四周湿漉漉一片,那丛菖蒲就是借着这井水的滋养,长得葱茏一片。如今没了老水井的滋养,菖蒲已衰败得只剩下稀疏的几根了,等吸收完地下残存的水气,它们也就该绝迹了。

院坝坎边的一株剑兰不知何时洒成了一大片,母株叶片簇拥,格外高壮,比周围的杂草高出半个头来。我以它为参照,准确地找到了每间屋子的位置,堂屋、卧房、灶房、火炉屋,甚至还找到了大门墩儿和水缸所在的地方。残阳的余晖里,恍惚还看到了坐在门墩儿上的自己。小时候,好像总爱坐在门墩儿上看院子西头那棵香樟树,香樟树长得大伞一样,很漂亮!香樟很酸,味道好闻却不能吃。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只悄悄看着就很满足。现在,偶尔路过香樟树旁,老远就能捕捉到它们的气息,花的味道、叶的味道、

果的味道,仍是那么的喜欢。大人们看我坐在门墩儿上,经常笑话我是“哈巴狗儿,坐门墩儿”,我不理他们,也并不恼。

按村里的讲究,清明挂祭要在上半天,先去了父亲的坟地,去年大寒新立的墓碑看起来很有气派,我很高兴,想来父亲应该也很高兴吧。到老屋的时候,天边的晚霞火一样红,母亲一边打发纸钱一边喃喃咕咕地对着几座孤坟絮语,说老房子拆了,就很少来看他们,对不住……我在基本夷为平地的屋基场上转悠,寻找那些勉强能够辨识的痕迹,给旧磨房、老风车拍照,末了,搬一块石头坐在大门墩儿处等候母亲。

待到母亲忙完来叫时,天色已经很暗了,月光很清冷,母亲茫然地环顾四周,我静静地坐在石头上,看着被风吹得呼呼作响的“清明吊”,想起有一年,大人都去地里忙活计,留我一人在家,一个收木耳的小贩路过,说要带我去买好吃的,笑眯眯的眉眼儿同外婆讲的人拐子一模一样。我告诉了他,后门外还有几个人在呢。他不信,我带他去后门,指着那些坟包告诉他,他们就住在那里。小贩挑起担子就走,跑得飞快。

头顶的月色忽明忽暗,院坝坎下的荒地,在月影里慢慢变成了玉米地,里面套种着魔芋和豆荚。地边有很大一棵叫“秋半斤”的桃树,树上挂满了毛茸茸的桃儿。院子西头的香樟树上繁花点点,香得人有点晕晕乎乎。两只公鸡在圈里打

架,母鸡们悠闲地在旁边啄食,真不知它们打给谁看?牛拴在樱桃树下,半眯着眼睛用尾巴驱赶蚊蝇,羊挤在身边打盹儿。母亲在灶屋炒菜,辣椒味儿飘出屋外,很是呛人!父亲将满满一担水倒进缸里,吧嗒吧嗒地嚼着旱烟袋走出来,看我坐在门墩儿上,呵呵笑说:“哈巴狗儿,坐门墩儿。”我噌地从“门墩儿”上站起来,一个趑趄差点儿磕在石头上。

山风很大,手脚竟是冻得有些冰凉,紧了紧衣服,好冷!母亲说:“回吧。我说:“嗯,好。”抹一把脸,湿漉漉的,清明前夜,露水好重!”

老屋老了,拆得只剩最后一缕残影,这残影也终会慢慢被风雨剥蚀,而我只能远远看着。我把在老屋拍的照片仔细地收藏起来,连同月光下的影像一并珍藏。

人类如何进化,仍逃不脱了动物的本能,总对第一眼看到的世界眷恋不已!那是我们可以卸下脸上的骄傲和骨子里的自卑的地方。因而,我们怀念旧物、怀念旧人,旧物是灵魂的安息地,故人是打开故事的密钥。

想要记住或忘记一些东西的时候,文字总能将人带到想去的地方。今夜闲适,静坐桌前,如《恋笔笔记本》里的诺亚一样,在文字里与老屋重逢,记下她最初和最后的样子。在每个想起的清晨或黄昏,一遍遍读给自己或我的“艾丽”听。当眼睛看不到时,还有记忆可以抵达,当记忆业已老去时,文字还能带我回老屋转转。



山那边的春

■ 魏田田

春天最为浓艳的时节,三姑在山的那一边喊我们:赶紧到山里来看花啊,樱桃桃花李子花桃花杏花油菜花全开了。三姑说的山里,是指她的婆家平利老县张家湾。我的父亲,少年时代长达三年徒步翻越三座大山在老县中学读书。老县是我早就神往的地方啊。

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想到,在三姑家的乡村别墅里,不仅有春天的浓艳让我们饱览,更有一位传奇老人让我们惊叹连连。老人是三姑的公公。我们的车子开进庄园,迎面看见黄爷爷——78岁,健康硬朗,声如洪钟。据说,年轻时,为了发家致富,本是国企职工的他停薪留职,回到家乡创业,做厨师、养鱼鳖、兴蚕桑、种果树,干遍了乡村里一切可以干的营生,可惜时运不济,未能如愿;60岁南下广东,在女儿开办的污水处理厂打工,竟是拼命三郎的劲头,一个人打两份工,挣得盆满钵满。他本人为我们退休金;女儿在南方干得风生水起,七十多岁回到老家的他,完全可以养鱼喂猪,却重新开始了创业,在家乡的土地上种庄稼、兴橘园,养鸡喂猪,养鸭养鸡。

黄爷爷的庄园山环水复,绿意葱茏。我们首先直奔油菜花地拍照;然后追着屋后清流依依的东河看鸭鸭游泳;再依次参观加工坊、烤酒坊、酒窖、鱼塘、荷田、猪圈、鸡鸭圈;最后参观遍地葱绿的蔬菜:春不老、卷心菜、茼蒿、菠菜、芹菜、茼蒿、韭菜、大葱、蒜苗,还有一长排水耳棒。放眼这一派丰饶,简直无法相信,这是一位老人创造出的生态神话。地里除草的工人为我们描述了黄爷爷干活的狠劲儿:赤脚在田里栽莲藕,穿着雨鞋在河边捡鸭蛋鸭蛋,没日没夜在地里种庄稼,亲自打饲料喂猪,亲自烧锅烤酒等等。一切亲力亲为,谁劝也不听。

参观之后,话题的重心就是黄爷爷和他的人生哲学。学政教出身的父亲万变不离其宗,跟黄爷爷热烈地讨论劳动精神,讨论目前的热门话题“乡村振兴”。黄爷爷有清晰的人生理念。他说,我也不懂啥大道理,我认为让土地荒芜就是罪过。我个人的力量有限,管不了别的地方,但我一定要让自己的家园变成花果园;我也不懂长寿之道,土地长出庄稼,山坡长满果树,满园的猪鸡鸭鹅活蹦乱跳,我就开心快活;我也不懂啥养生秘诀,出力出汗干活我感到筋骨舒展,闲着就不自在。

一阵微风吹过,远处近处的花瓣飘落黄爷爷一身。双手叉腰站在花海里为我们讲述庄园远景规划的黄爷爷就像个大英雄。大姐啧啧感叹,说道:“这个老人家了不起啊,一辈子啥都干过,各种困难他都不怕,失败了爬起来又干,再难的事都不怕他。他越活越年轻。”大姐不识字,却说出至理名言。她劳苦半辈子,是生活将她变成了哲人。

么姑是天生的诗人。她诗意地实践着从黄爷爷这里学习的劳动精神,带着我的女儿、女儿的小表姐、小姑姑在沙地里种小苗——一棵棵小苗栽进土里,一杯杯水轻轻浇下去,孩子们品尝着种植的快乐,观察着清冽的水滋润土地的神奇,眼睛睁得圆圆的,小嘴巴大大张开着,欢叫声此起彼伏。

三姑率领着两位邻家大嫂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宴。三姑似乎把所有春天的元素都搬到餐桌上来——鲜嫩的香椿芽、红白相间的鱼腥草、绿油油的菠菜、青翠的芹菜、碧绿的春韭、雪白的莲藕、新鲜的竹笋、汁液丰盈的茼蒿、野菜做的蒿子饼、鸡鸭鱼都是黄爷爷喂养的,肉质鲜美,有种说不出的浓香。我的美丽温良的三姑,巧手点金,瞬间将地里的蔬菜变成美味佳肴。看着满桌子好吃的,每个人心里都充满感动。大家簇拥着黄爷爷坐上席,频频举杯,向他致敬。大家致敬的另一个对象是三姑父黄明。三姑父是黄爷爷的独生子,沉默寡言,和黄爷爷个性迥然不同,奉献精神却是一样的。每次亲人聚会,为了让大家都吃到美味,他半夜三更去河边钓鱼,今天则是忙前忙后第一次为亲人们端茶倒水。享受着浓郁的亲情,啜饮着黄爷爷亲手酿制的杆杆酒,我深深地陶醉了。

临行时才发现,黄爷爷在我们的车后备厢里装了很多蔬菜和鸡鸭鸭蛋。母亲说,这不是一般的蔬菜,这是春天的馈赠啊。是的,黄爷爷不仅给我们的车上装满了春天的馈赠,也给我们的心里装满了浓浓的春意。

腊肉香

■ 邹婷

与亲友相约去买纯正的乡村腊肉,树林深处有几间屋舍,是传统的山中老屋,老人用慈祥的笑容迎接我们,一股暖意扑面而来。

在青山绿水间,老人养羊、养鸡,还养蜂。蜂在野花上轻舞,羊群在草地上铺展。一方火塘是屋内的另一个春天,陪伴老人了多少个春秋。火塘上方,自屋内的横梁上探出一个铁钩,紧拽着一口铁锅,被火苗簇拥着,锅内升腾着热气,诱人的清香在沸腾着。倒垂的一块块腊肉,满是烟火色,渗出的油,自空中滴落,落在橙黄的火苗上,倏然腾起一团更大的焰。

老人说,自去年冬季开始,就开始熏制腊肉了,几个月了,肉已经熟透了。老人边说,边双手卷起衣袖,提起一块腊肉,从门前河滩里捡一块石头,就着水先砸了,再磨,后擦,末了,在河中反复地淘一阵。一会儿工夫,一块黄中透亮、皮色晶莹、肉质细嫩的腊肉就交到我们手里。

买完腊肉,我和同行的友人迫不及待地回城,晚餐当然是这些大山深处的腊肉。同行之中一人当过厨师,便请他人厨,余人则当下手。按山中老人所说的,放了山药,放了萝卜,放了香料,在锅中温火徐徐地炖着。直到两三个小时之后,才慢慢地散发出缕缕清香。

待腊肉端上桌,已是日暮,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着来自乡下老家的味道,也让我陷入悠长的回忆。

童年,缺少荤腥。记忆中,腊肉,通常是在农历腊月腌制,所以被称作腊肉。每年的“小雪”前后,乡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临近春节的时候宰杀一头辛苦劳作了一年的肥猪。那可是农村对于新春最真挚也是最热烈的迎接。肥猪宰杀之后,就会一块一块地把肉分割开来,撒上盐腌制一到两天,用燃烧的木材进行烘烤,火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木材选择也有讲究,不是什么木材都可以用来腌制腊肉,一般都需要材质较好,或者是没有毒性的木材。慢慢地肉不温不火坚持烘烤一天左右,真正的腊肉也就水到渠成。

每家每户腌制腊肉的方法大致相同,将花椒、八角、粗盐,全部放在锅里,小火慢慢炒,炒出香味,待晾凉,再将这炒过的盐均匀地抹在肉条上,尤其是刀口处要擦透盐粒,双手用力按摩揉搓,别小看这抹盐是件很平常的手头活,腊肉腌制是否成功这更是关键的一步。擦盐要均匀,厚薄要恰到好处,盐擦得太厚,味道会太咸,影响口感;太薄肉又容易腌不透变质腐烂,不能小视马虎。将抹过盐的肉条,铺在早已准备好的大缸里,每铺一层,都要撒进一些高度白酒提味增香,直至将肉条全部腌好铺完,再按紧实。三四天后,上下层就要调换位置,将大缸里的腌肉翻过来倒过去,上面的肉翻到下面,第二天再将下面的肉翻过来,否则上面的肉吸收不到盐分,从而导致肉腌不透。如此反复,肉才会香。大约一星期左右,盐和酒香慢慢渗入肉里,猪肉基本上就入味了,将肉条挂到通风的位置,经风吹干水分,两天功夫,就可以挂到外面向阳的地方,经太阳慢慢晒干,当然少不了太阳的陪伴。猪肉腌制的好坏,最主要的是取决于晒。这时候可以看见,家家户户晾衣的竹竿上、门口果树的枝杈上,还有朝阳的墙壁上,一溜排都挂着腊肉,其中还夹杂着家宰杀腌制的鸡只鸭鸭,咸鱼腊肉,长长短短,大大小小,不自觉地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经过多日的风干晾晒,腊肉外观规整清透,肌肉紧实,切面色泽鲜红,肥膘稍有黄色,具有腊肉固有的风味。这时候,呈现出的不仅仅是一道食物,更是沉淀在岁月里的生活的记忆,浸润着时间的味道,飘逸着一抹山野的腊香。

小欢喜

■ 羊羔毛

其实快乐总是小的,紧的,一闪一闪的——木心

难得的一个睡到自然醒的周末,睁开眼,阳光从窗帘缝里挤进来,一束光不偏不倚斜到一样亮闪闪闪过被子刺向我的脸,忍不住笑了,顽皮的阳光宝宝。

拉开客厅宽大的窗帘、启窗、打开扫地机、煮蛋、煮茶、洗漱……一切统筹安排。

当全部收拾停当,有一种大圆满之后曲终人散的那种踏实与自足。窗明几净、半室暖阳,安坐桌前,一杯清茶、一颗鸡蛋、几片面包、一小碟沃柑,耳边是莎拉·布莱曼的天籁,手机响了,是丁小村老师发来的信息:“祝贺您的作品入选读书村精彩月报……”,被肯定与内心的感恩氤氲成一团小欢喜,如这谷雨未雨的阳光,霎时劲霎时弱,给窗外高大的香樟披上天然碧亮的织锦,有多情的鸟儿,在枝叶间欢跳,吟唱。

难得有闲,做一次辛勤的花匠,拿来花剪,抹布,修剪多余的枝条,仔细擦净酒瓶兰一条条叶片,犹如给待嫁的新娘梳妆。还有白掌、红烛、银皇后,一个也不马虎,一一精心梳洗打扮,长寿花、杜鹃、月季开得正旺,黄金草举着一头金灿灿的小珍珠,闺蜜前日送来的亲自给培育的一盆薄荷青翠欲滴,仿若翡翠雕就。一边仔细打理,一边与它们说说话,都说万物皆有灵,愿它们原谅我平日里的漠不关心,愿它们在我的阳台抒写今生今世的繁华,也愿它们相亲相爱,珍视这一世被主人安置一室的缘聚,见证彼此的光辉岁月。

忽然,一只鸟儿从窗外闪了进来,轻轻落在银皇后的额头,还不及定睛细看,又一闪,飞走了。银皇后娇羞地颤抖着枝叶,我猜想,一定是它的远房亲戚或是爱人捎来了情话,春即尽,思念将漫漶成一夏的炽热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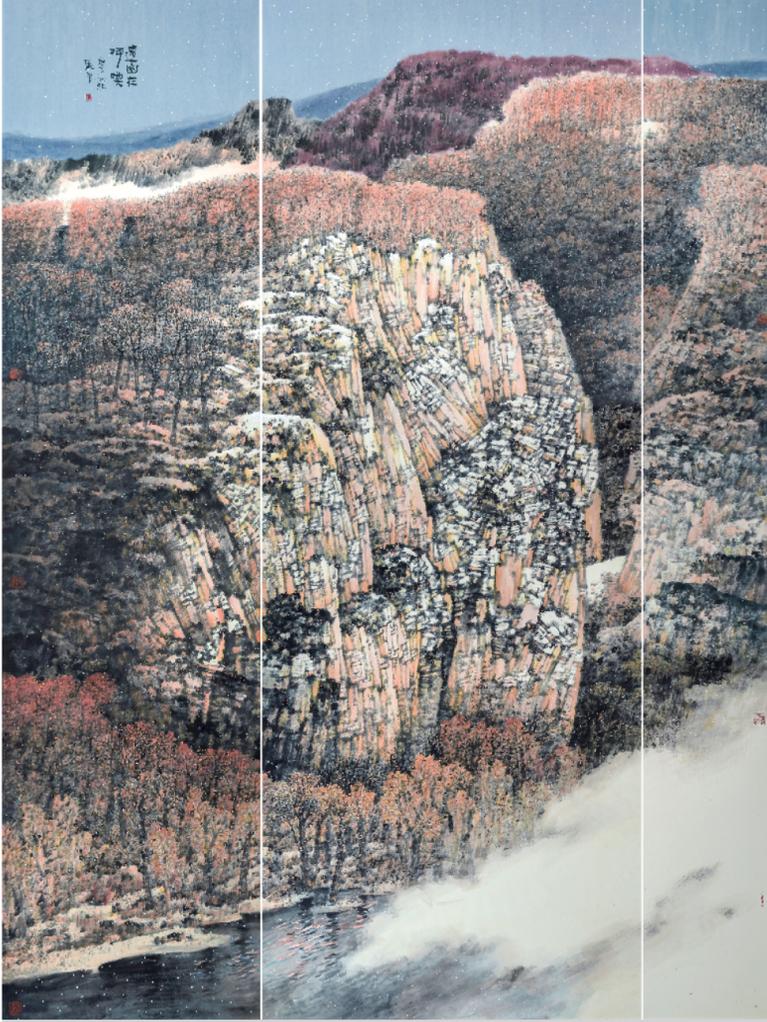
昨日午后,陪父亲散步天汉长街。雨后,太阳像个没睡醒的娃娃,揉揉惺惺的眼,哼哼唧唧又睡去了。挺好,不冷不热,无风,眼前是大片大片的以绿为底色调就的或浓或淡或深或浅的生命色,空气中有月季馥郁的甜香。且行且看,碰到一行踩高跷表演队,鼓乐齐鸣,年轻的表演者彩妆涂过的脸,一身青衣,似从古戏中走来,看着父亲变身摄影师,认真捕捉每一个瞬间,我偷偷拍下他专注的神情,心里的欢喜无以言表。一个人只有热爱生活、永怀希望才有生活的意义。

心愿父亲的生活处处充满小欢喜,那将是我们为子女的最大福分。渐到天汉楼,让父亲随便逛逛,我折身去寻车,考虑到他站久会冷,边跑边走,未曾想,之前车停得好远。奔走间,那微微潮湿的汗完全是欢喜的味道。载上父亲,送他回家休息。夜临,沏一杯茶,翻几页书,开启一段心灵栖息的时光。幸福的味道,淡淡的,浅浅的,暖暖的。

红尘跋涉久了,疲累难免,而那些朴素日子里的小温暖、小欢喜,如仲春的花、夏夜的风,秋日的暖阳、冬晨的雪,亦如如水的月辉传递远古的美好,如午夜的风,一闪一闪,刻录下经年旧尘小的、紧的、暖暖的感动。

想起,曾经,与一众小友在汉山之颠小酌夜话,兴劲中,载歌载舞,无拘无束,一次次感慨如今“酒逢知己千杯少,此时不醉待何时。”想起,许久未见的师长打来电话,一个嘱我认真写作不可辜负,并提点引见我结识新知;另一个说想我和朋友们了,拟于周末备下家宴同聚相欢。想起,某个陌生的街角,那声给我指路的吴依软语;清晨,单位门口的小吃摊前一如既往地准时营业供我们豆浆、热饼的大姐;赶时间排队,素昧平生大叔让你排他前,刚刚好在你身后闸机合上瞬间忍不住的热泪盈眶。

想起太多太多,想我何德何能,竟得生活如此厚爱!生活中的小确幸、小欢喜,大概才是生命里最宝贵的财富。一如此刻,倾泻一室的谷雨之时的暖阳,合着几声清脆的鸟鸣。



远山在呼唤 张勇 作

瀛湖

第 1310 期

鸽子花开

■ 陈绪伟

从化龙山回程的路上,鸽子花就一直在我脑海过影,浮想那飞满枝头的“鸽子”,联想那洁白薄如羽翼的花瓣,恰想那影翩翩的诗意。

八匹岭的峰峦上,鸽子树花开了。那一片“中国鸽子树”,洁白的“鸽子”站满了枝头,微风中闪动的双翅,欲试高空飞翔。我一眼就瞅到,石坎下那棵大鸽子树,树上开满了鸽子花;这种特质的“美”,让我兴奋不已,让我激动万分;迫不及待地纵身一跳,跌倒在石坎下的草坪上,还没等来同行人的惊叫,我就即刻爬了起来,举起手机贴近树枝咔嚓拍照。

不一会儿,同行的作家、诗人,绕着山崖路也下来了,不仅抢着拍照,还神采飞扬地吟诵起鸽子花的诗句来。一阵微风吹过,我恍若看到了鸽子花群起漫舞,在蓝色碧空中宛若白鸽翱翔,形成一行行诗意的文字,镌刻在化龙山脉中……于是,这天的夜里,我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写下《又到化龙山》的一行文字,才缓缓而眠。

人睡梦中,再现出初到化龙山的情景。那是去年仲夏,诗意安康·首届化龙山之歌文化采风活动,我荣幸受邀参加,来到化龙山。那天,从安康城出发,穿着短袖凉鞋还冒汗;当走进化龙山中,却完全没有“热”的感觉。用大家共鸣的话说,这里的“三伏”不像是在夏季,倒像是在和风惠煦的春天。初次走进这座山,印象极为深刻,对大自然的保护环境感受真切。

有这种快意的感觉,便询问起化龙山“自然”的奥秘。保护区同行的生态卫士,道出了其中缘由。中国陕西化龙山,又名“小神农架”,是大巴山第二主峰,系秦岭与南江河的分水岭,是浪河、洪石河、竹溪河及岚河发源地,也是大巴山北坡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这里的气候、植被呈立体状态。冷杉、松林为主的针叶林,高大挺拔、郁郁葱葱;红

桦栎类为主的阔叶林,葱葱郁郁、遮天蔽日;密不透风排列着的竹林,宛如一道绿色城墙;还有满是空地而起的灌木丛,伏地而生的奇花异草,显示出北亚热带森林生态的特有色彩。

这样的原始森林,那浓密厚实的枝叶,交叉纠缠、参差错杂在一起,很难见到太阳光投射进来。走在山中,气温大约在20度左右,我们尽情地享受着“清凉”。再看这林下山间草坪,像毡毯一样的绿色植被,密密实地覆盖着地面。无论你走在哪个地方,根本看不到一点泥土裸露在外。概括地说,走进这化龙山,就走进了一片翡翠般的绿色世界,就走进了一洲浩浩瀚瀚的绿色大海,前无边,后无边。若是有风吹过来,真可谓青山起伏、绿浪滔天,蔚为壮观,着实撩人情怀,一山沁人心脾的绿。

鸽子花开化龙山,相遇诗意流淌的地方。描绘鸽子花之美,据记载早在唐代,就有女诗人薛涛诗曰:“色比丹霞朝日,形如合浦圆珠。开时九九知数,见处双双容颜”。她从颜色、形状、数量、飞翔时的轻盈姿态,描写了鸽子花盛开之美,美得那么纯净,美得那么清香。这化龙山的鸽子花之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珍稀物种之美,也是此山成为自然保护区的重要元素之一。

化龙山的鸽子花,开在中国珙桐树上,其名誉已蜚声国际。据资料记载:第一位在中国发现珙桐的欧洲人,是法国神父大卫。那是1869年的一个初夏,大卫在四川穆坪偶遇一株花开满枝的珙桐树,一对对白色花朵如同一群群白鸽,随风展翅飞翔,神父顿时被这种奇景迷住了。1903年首先引种至英国,让一粒蕴藏着东方基因的种子走进西方。珙桐的到来,很快引起了整个欧美植物学界的重视,各国植物学家们深入到四川、湖北、陕西等地进行考察。此后各国纷纷仿效试种,珙桐声名日益益盛,逐渐成为风靡欧美的园艺观

赏树木,被赞誉为“中国鸽子树”。

为何中国特有“鸽子树”,在时间的河流里,珙桐这一地球的根脉,写满了时光的沧桑。据植物学史料记载,一百万年前,珙桐本属地球上繁荣的植物家族,广布于世界各地。然而随着第四纪冰川的侵袭,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珙桐,连同许多的物种均相继灭绝,唯独在中国一些偏僻的山区,由于高山大川多且地形复杂,成了各种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珙桐才得以幸存了下来。这就是我国特产的珙桐,是古老的孑遗物种,为我国特有的珍稀植物,种源稀少,被称为活化石,现在人们习惯称它为“鸽子树”了。

珙桐如今在中国免于灭绝,追溯其缘就在于一段重要的外交史与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总理。1954年4月,周总理率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巧遇当地珙桐花盛开,得知此花源自中国的奇特花木,回国后亲自督促林业部门,对珙桐一定要加以重视与保护,让和平的“鸽子”在中华大地展翅,为世界培植更多“和平”之树,开出更多“和平”之花。从此,数量、飞翔时轻盈的姿态,成了各种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珙桐才得以幸存了下来。这就是我国特产的珙桐,是古老的孑遗物种,为我国特有的珍稀植物,种源稀少,被称为活化石,现在人们习惯称它为“鸽子树”了。

这美丽的大自然,总能带给我们惊喜,每当4月至5月间,化龙山鸽子花竞相开放。那洁白的花瓣,形似鸽子的双翅;那紫红的花絮,如同鸽子的头部;那黄绿色的柱头,就像鸽子的喙,犹如天使般展翅人间。葱郁的珙桐森林,为珙桐树做点缀;遍野的莺歌燕舞,为鸽子花做伴舞。

